

# 傲世天才的传记滑进了小格局

□ 撰稿 | 薄 荷

曾经在词学课上听老师说，有的作者专门喜欢写鉴赏，翻来覆去，十六个字：“上阕写景，下阕抒情；融情入景，情景交融。”哄笑之余，引以为戒，每欲发议论都先暗自掂量，别掉进“情景交融”式的陈腐窠臼里去。其实陈言难去，还是论者眼浅，没材料总是酿不出好酒。偏偏有一类电影，就属于我因为无知而很怕露怯的——比如大卫·芬奇的新片《曼克》。

真人传记类电影，总给我一种拿着谜底倒推谜面的感觉。而当谜底是《公民凯恩》这种被电影课堂奉为圭臬的教科书影片，拆解谜面简直可以类比给江西派的诗作注释，大家提心吊胆，你张我望，就怕一丝错漏，贻笑大方。

思来想去，本来就无知的部分，现补是来不及的，只能透过现象看电影。《曼克》在剥离若干知识背景后，仍然可以被归入天才传。“天才传”素来两大看点，一是抽象才华如何绽放，二是具体人生如何拧巴。《曼克》在这两点上的成绩，后者要高过前者。

首先不得不提的是，本片的时间线令我很不舒服，时断时续得没有道理。观感就像当初听讲《兰陵王·柳》的时候一样莫名其妙：一箭风快，半篙波暖——望人在天北？哪儿跟哪儿啊这是，怎么就跑了呢。有人说这个时间线是向《公民凯恩》致敬，我说不好，反正感觉不应该是这么个致敬法儿。至于一些明显是致敬的地方，比如台词的直接引用，将《公民凯恩》中描写美丽女性的话语移植为曼克的内心独白等等，顶多是彩蛋，算不得对影片本身有什么帮助。作品跟作者的关系，从来是坐实就丧失风味。属于作品的情致风流，并不能够、也不应该非要在作者的生活中找到一一对应的目标。非要说明汉卿是铜豌豆，曹雪芹是贾宝玉，钱



钟书是方鸿渐，难免“给个棒槌就当针”的冬烘嫌疑。

抛弃时间线带来的观影别扭，男主角的性格特征还是逐一摊上台面：酗酒，嗜赌，有忠诚的妻子，有精神恋爱的暧昧对象，算是个天性善良的个人主义者。至此拧巴的材料足够了，正需要才华支撑好打丑陋现实响亮耳光之际，影片却断了线。时间线破碎的恶果是只能给观众一个平淡如水的直接描写：曼克用了非常短的时间，写出了电影史上最伟大的作品。然而这是一条众所周知的谜底，并不需要透过谜面来猜测。于是，男主的拧巴就如同男主的形象一般瘸了腿。曼克在赫斯特神庙般的宅邸中央，同着众人醉醺醺发表的那篇堂吉珂德演讲，按说是全片的高潮。加里·奥德曼演得真不错，对手查尔斯·丹斯爷爷暗藏峥嵘的风格也很棒，然而就完了。观众到底没搞清曼克为什么拧巴，以及这种拧巴的后果和谜底又有什么关系。当然了，大家可以去查资料——可是看电影总不该随身携带资料簿吧。这是影片本身该做而并没有做好的交待。

不回忆也想不起来，我还看过不少大卫·芬奇。同样是他跟网飞合作，《纸牌屋》纵然天火地火了好几年，我就觉得观感差着一口气，横向比不上同名英剧，纵向比不上《消失的爱人》。个人单枪匹马横挑整个制度，不管是功成骨枯的惨烈还是血肉献祭的屠戮，都算是美国电影的经典题材，但其实并不是芬奇擅长。他更适合诡谲绉结的谜语，在快刀斩乱麻的爽利中，逗露出人心的幽微和黑暗。《曼克》本意是一部孤标傲世天才传，结尾却滑进“儿曹恩怨相尔汝”的小格局里头，虽然是现实，也多少有点浪费。❏

